



Wholly owned by UTAR Education Foundation  
(Co. No. 578227-M)  
DU012(A)

# 论商晚筠小说的姐妹情谊书写

**A Study of Sisterhood Writings in Shang Wan Yun's Fictions**

范雅雯

**WAN JIAN VERN**

17ALB03551

拉曼大学中文系

荣誉学位毕业论文

**A RESEARCH PROJECT SUBMITTED IN  
PARTIAL FULFILLMENT OF THE REQUIREMENTS FOR  
THE BACHELOR OF ARTS (HONOURS) CHINESE STUDIES**

**DEPARTMENT OF CHINESE STUDIES**

**UNIVERSITI TUNKU ABDUL RAHMAN**

**SEPTEMBER 2021**



# 论商晚筠小说的姐妹情谊书写

**A Study of Sisterhood Writings in Shang Wan Yun's Fictions**

# 目次

宣誓.....	i
摘要.....	ii
致谢.....	iii
第一章 绪论.....	1-2
第一节    研究动机与目的.....	2-3
第二节    前人研究回顾.....	4-5
第三节    研究范围与方法.....	5-7
第四节    研究难题.....	7-8
第二章 商晚筠小说中的真实姐妹情谊.....	9
第一节    血缘关系下的姐妹情谊.....	10-12
第二节    无血缘关系下的姐妹情谊.....	12-16
第三章 商晚筠小说中虚假面具下的姐妹情谊.....	17
第一节    血缘关系下的虚假姐妹情谊.....	18-21
第二节    无血缘关系下的虚假姐妹情谊.....	21-24
第四章 商晚筠小说中虚假面具下的姐妹情谊.....	25
第一节    单纯的超越姐妹情谊关系.....	26-28
第二节    隐秘的超越姐妹情谊关系.....	28-31
第五章 结语.....	32-34
参考书目.....	35-37

## 宣誓

谨此宣誓：此毕业论文由本人独立完成，凡文中引用资料或参考他人著作，无论是书面、电子或口述材料，皆已注明具体出处，并详列相关参考书目。



---

姓名：范雅雯 WAN JIAN VERN

学号：17ALB03551

日期：2021 年 08 月 28 日

论文题目：论商晚筠小说的姐妹情谊书写

学生姓名：范雅雯

指导老师：许文荣师 / 博士

校院系：拉曼大学中华研究院中文系

## 摘要

商晚筠是马华文坛上一位成就非凡的女作家，她是最早获得台湾文学大奖的马华作家。在她的创作中她习惯性的使用女性视角作为叙述者对事物展开叙事。在商晚筠的小说创作中，作者总是喜欢利用女性角色的视角去展开叙事。并且她善于刻画女性的命运，了解女性的艰难，运用细腻的手法描绘出她们的心理转变。

商晚筠的创作中会想出现许多女性，而其笔下的女性会被作者有意无意的写进了“姐妹情谊”的关系里。而“姐妹情谊”的概念则为商晚筠的文本提供了更多的解读可能。本文将从商晚筠的女性作品中入手，同时分析她在文本中的姐妹情谊以及女同志方面的主题。本文尝试从文本中了解有无血缘关系下的姐妹情谊的真实性，从而进一步了解作家的想法、当时的社会状况、女性地位、女性对女性之间的情感等问题。

**【关键词】** 马华文学、商晚筠、姐妹情谊、女同志

## 致谢

行文至此，也意味着四年的大学生活即将落幕。故事也不能只停留在第五章，写下去才知道未来有多长。故事始于2017季春，终于2021季秋。在此，本文特别感谢一些不辞劳苦，携手共度这段时光的人。

首先要感谢的人必须是本论文的指导老师——许文荣老师。许老师是不可多得的好老师，他亦师亦友，在论文上给予了许多宝贵意见，大大减少了撰写论文时的弯路。非常遗憾，由于疫情关系不能与导师见面，但是许老师还是会把所需的资料扫描并电邮给我。非常感谢他所做的一切。老师，我一定会想念您的“呵呵呵”！万事顺随，教书愉快。

其次要感谢的是身边好友。一起互相监督、互相鼓励、互相刺激才能让本文以最好的姿态准时提交，也感谢他们在我面对问题是会提出看法意见让我解惑。很荣幸可以和他们相识，虽然疫情阻挡我们见面，但是很庆幸感情依旧这么好。感谢相遇，谢谢宇雯、慧玄、惠燕、易庭。

最后要感谢的是永远站在你身后的家人。当撰写论文时遇到瓶颈他们都会主动伸出援手，就算微不足道的帮助，但依旧会很感动。感谢他们的关心、疼爱与鼓励，他们是精神上的支柱也是情感上的寄托，每每想起总会感叹有你们真好！

感谢自己，就算面对学业上、生活上的种种挫折还是坚持了下来。感谢男朋友，谢谢他在这大学四年从未出现打扰我学习。感谢毕业论文，虽然此论文的撰写未必会在学术研究史上引起什么滔天效果或作用，但对于学术训练的经验来说，确实是一个不可多得的积累。愿以后的自己依旧知足且坚定，温柔且上进，保持初心，做好自己。

因为疫情关系，没能再次与好友深聊至黎明，没能再抱怨图书馆这么远，没能再为P004投影机开机，没能顺利举办第四届文学周，没能穿着那毕业袍站上大礼堂舞台拿起毕业证书，那就期待这些没能，成为下次相聚的理由。这段时间，辛苦大家了，感激不尽，祝平安喜乐 所得皆所期。

写尽千山，落笔是你；山水一程，三生有幸。金宝拉曼大学中华研究院中文系，下次见。



## 第一章 绪论

商晚筠，原名黄莉莉，而后改名为黄绿绿，另有笔名舒小寒、商桑、无烟、星期五等等。<sup>1</sup>1952 年在北马吉打州华玲出生，祖籍是中国广东普宁。在 1971 年到台湾侨大先修班进修。后于 1972 年至 1977 年在台大外文系就读。她在就读期间因哮喘病的缘故停课八个月，在 1977 年从顺利从台大外文系毕业，并在同年 12 月 28 日返回马来西亚。<sup>2</sup>1987 年，她在新加坡广播局戏剧组担任编剧。七年后她辞去了广播局电视编剧的工作，希望能够安定好心情，专业写作。这时，她起草计划创作《人间·烟火》和《跳蚤》这两部长篇小说，但是作品还未完成作家却在 1995 年 6 月 21 日遽然去世。

商晚筠的创作文体包括诗歌、散文以及小说，而其中小说则尤为出色。商晚筠的一生中共出版了三本中短篇小说集，创作可划分为三个阶段，即最早期的短篇小说《痴女阿莲》<sup>3</sup>、中期作品《七色花水》<sup>4</sup>以及晚期作品《跳蚤》。<sup>5</sup>她早期小说内容具有浓郁的南洋本土风味，文字里常掺杂马来话、潮州话等等的方言土语，故事的空间背景多以华玲的社会变迁、人物风情。而中期的小说内容则渐渐走向成熟期，其内容广泛至家乡、华玲、等乡村与都市。后期商晚筠的遗作《跳蚤》虽共收入 5 篇小说，但是其中的〈跳蚤〉和〈人间·烟火〉则还没写完。

---

<sup>1</sup> 参考黄梅雨：〈商晚筠的笔名〉，见《南洋商报·南洋文艺》，1995 年 6 月 27 日。

<sup>2</sup> 许通元整理：〈商晚筠（1952-1995）简介〉，见《南洋商报·南洋文艺》，2000 年 9 月 5 日。

<sup>3</sup> 商晚筠：《痴女阿莲》，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77 年。

<sup>4</sup> 商晚筠：《七色花水》，台北：远流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91 年。

<sup>5</sup> 商晚筠：《跳蚤》，新山：南方学院马华文学馆，2003 年。

商晚筠出身于台湾大学外文系，受到西方现代主义的影响。所以在她大部分的创作都采用了现代主义的方式来表达。她曾荣获台北幼狮文艺社举办的台湾短篇小说大竞写优胜奖、台湾联合报第二届和第三届小说奖等奖项。

1980年12月28日，商晚筠拿起行李再次回到台湾报读台大外文系研究所，间接受到了当时台湾写实主义文学对女性文学潮流的影响，导致她在当时的创作有浓烈的女性主义色彩。后来进修却因为哮喘病发作，才迫使她放弃深造返回马来西亚。但是“塞翁失马，焉知非福”，这也让她的创作空间、书写视野更全面地迈向女性文学的发展。尽管她曾表示没有刻意地在小说中强调女性主义，但是在她的潜意识中，她表示她会不自觉的往这个方向走。

在小说中她揭露了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的社会问题。例如：在马来西亚的华族被边缘化。而马来西亚的华族女性更是承受着女性和华族的双重边缘的压力。这时两性关系与女性日常生活中关系最亲密的“姐妹情谊”将被放大。所以读者在文中可以频繁的感受女性友人的出现。因此本论文将通过商晚筠的成长背景和生活经历对其创作小说中的“姐妹情谊”进行解读和分析。

## 第一节研究动机与目的

马华女性小说兴起于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并在马华文学界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因为对女性主义的课题感兴趣，主要是在阅读商晚筠的作品时，发现她的作品都带有强烈的女性主义在其中。相比李忆著的作品中，她对男性或女性都

保持平等的态度去对待，我则更喜欢商晚筠在作品可以轻易发现她对于男性为社会中心存在着激烈的反抗态度，因为这样看来这激烈的反映更为现实、更贴近当时的社会的情况。她认为当时大部分女性不能自己主宰他们的命运，因为受到传统观念或是受到规范的习惯的束缚。她曾说：“生命全操作在男性手中。作为一个女作家，我应该把这种现象反映出来，让男性读者看到女性真正的处境，了解她们内心的感受。”<sup>6</sup>，由此可见，她在文中对男性的反抗态度、对女性的使命感都源于这个观念。所以笔者开始对商晚筠与她的作品产生了极大地兴趣。

在现代女性写作的初始阶段，对“姐妹情谊”的书写是新女性探索自我认同和女性性别建构的重要途径之一。<sup>7</sup>女性借助姐妹情谊，让刚刚脱离旧家庭的女性找到了互相协作、彼此支撑的精神共同体。这一点也让商晚筠深有感触，使她在采访中曾说：“日常生活中的所见、所闻、所感，让我对女性问题刻骨铭心”<sup>8</sup>，这导致她所创作的小说都具有独特的风格，让她对大男子主义有着强烈的反抗，因为了解女性在各方面的艰难，所以可以很好地刻画出女性的命运，可以以细腻的写作手法描写出他们的心理变化。因此笔者将对小说中的“姐妹情谊”与当时的时代背景进行解读和分析。

---

<sup>6</sup> 永乐多斯：〈写作，我力求完美〉，商晚筠著《跳蚤》，新山：南方学院马华文学馆，2003年，页4。

<sup>7</sup> 郭冰茹：〈“姐妹情谊”与新女性的自我认同〉，广东：中山大学，2020年2月11日，页7。

<sup>8</sup> 永乐多斯：〈写作，我力求完美〉，页3。

## 第二节前人研究回顾

研究商晚筠作品的论文不多，有关“姐妹情谊”的研究有郭冰茹〈“姐妹情谊”与新女性的自我认同〉主要说明“姐妹情谊”是新女性在自我认同和建构性别的重要途径之一。但是文中内容主要提供了中国作家小说中对“姐妹情谊”的看法，但唯独缺乏了海外作家的看法和例子。

除此之外，有关商晚筠或是商晚筠姐妹情谊书写的研究有硕士论文有云南大学张昭的《论新时代女性小说中的姐妹情谊书写》，其内容主要从性别视角借鉴女性对文本进行解读，再结合心理分析有关有意的阐述。并标示出就姐妹情谊在女性一生中的发展轨迹。农莉芳〈中国与马华女作家小说文本女性意识之异同研究——以林白与商晚筠为例〉，其文中重点关注了在不同背景、不同文化下中国作家与马华作家对女性之异同。文中虽然提出了两地作家对女性意识的研究，但是对于姐妹情谊的课题却较少。

综观以上的论文，大多的前人都谈论商晚筠作品中的女性主义、女性形象或是身体书写，较少涉及到作品中的姐妹情谊，因而让后人继续谈论的空间。笔者除了会以姐妹情谊对其三本小说中女性人物之间的关系进行深入探讨外，还会加入商晚筠的成长经历进行分析和诠释。希望可以从中分析出商晚筠的小说所要表达的内容以及其独特之

处，找出小说中女性与女性之间的关系，希望通过这个课题可以使读者在阅读后对姐妹情谊有更多的了解。

### 第三节 研究范围与方法

本文将以商晚筠为研究对象，而研究范围会以《痴女阿莲》、《七色花水》和《跳蚤》三本小说集为主，运用文本细读法以及心理分析法，如弗洛伊德在《精神分析引论》提出的无意识<sup>9</sup>以及荣格提出的集体无意识理论即弗洛伊德的无意识从个人理论扩展至群体心理学对其小说中所涉及到的“姐妹情谊”进行解读，并使用姐妹情谊理论来分析这三部小说。对其进行整理、分析以及在诠释方面融合笔者的看法。

男女平等的概念提出后，大部分的女性接受了女性平等的思想，并带着这个思想进入社会和生活，让她们可以从中获取自我认同以及作为人该有的尊严。但是在面对一些情况时，女性还是会面临一些关于如何做妻子、母亲、如何安排家庭生活等等的问题，<sup>10</sup>面对这样的情况只有女性和女性之间的之间的安慰、鼓励和尊重，才能让她们重拾自我的认同。贝尔胡克斯在《女权主义理论：从边缘到中心》中说，“姐妹情谊”（Sisterhood）主要是作为一个政治术语出现于女性主义运动中，并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前后淡出了女性主义。<sup>11</sup>

---

<sup>9</sup> 指隐藏于人们内心的被压抑或遗忘的精神状态，其中包括心理活动中的欲望、恐惧、情欲、野心和非理性等

<sup>10</sup> 郭冰茹：〈“姐妹情谊”与新女性的自我认同〉，页 4。

<sup>11</sup> 【美】贝尔胡克斯著，晓征平林译：《女权主义理论：从边缘到中心》，江苏人民出版社，2001年，页 19-20。

姐妹情谊在女性主义里指的是女性们受到压迫的基础上互相支持、互相关怀的关系。其压迫例如父权压迫、男权压迫、性压迫、资本压迫等等。面对共同的境遇，可以让她们更了解彼此，团结起来对抗压迫。让姐妹情谊成为建立女性身份的长剑，成为对抗外界的护盾。贝尔胡克斯在《激情的政治：人人都能读懂的女权主义》表示姐妹情谊之所以淡出了女性主义是因感到被女性之间的日益加重的负面竞争所背叛，所以让激进的女性开始退却了。男性为中心的文学已经渗透父权文化的影响，女性角色的地位、本质完全由男性作家决定，而女性主义批评从性别入手，将文本阅读作为读者和评论者的女性意识。“姐妹情谊”其实就是女性与女性之间的关系的基础与延伸。

林春美曾表示“女性的自我价值终在男性的敌意中崩溃”所以大力表达女性之间的“彼此扶持”，强调女性之间的亲密关系。郭冰茹为“姐妹情谊”进行主题重述时，一方面强调女性顺应社会秩序和既定规范，凭借自身的努力赢得社会的尊重，实现社会价值，以获得自我认同，另一方面也赋予“姐妹情谊”以女性主义理论所倡导的革命性。根据艾德里安娜·里奇对“姐妹情谊”的定义包括了三个方面，即：贯穿女性生活始终、彼此的情感分享以及各种形式的积极互助。<sup>12</sup>

---

<sup>12</sup> 【美】艾德里安娜·里奇，胡敏等译《强迫的异性爱和女同性恋的存在》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1989年，页39。

而在商晚筠所创作的作品中姐妹情谊不仅仅局限在有血缘关系的姐妹、女性之间的关系、朋友之间情同手足的关系。她曾表示女人和女人之间应该同舟共济而不是共“挤”，好像〈七色花水〉，对女性的关怀来自别的女性。<sup>13</sup>所以姐妹情谊可以作为一种维持社会秩序的方法，让女性在面对焦虑或挫折时，能有一个可倾诉的人、一个可依靠的精神力量。女性借助姐妹之情建立了精神家园，调节自己在社会上、生活上、感情上或异性上的矛盾。相反，姐妹情谊的构筑是以欣赏、尊重并认可彼此的个性为前提的，一旦这种欣赏、尊重和认可被破坏，姐妹之邦也随之瓦解。<sup>14</sup>

在《痴女阿莲》的 11 篇小说中〈木板屋的印度人〉是有关姐妹情谊的；而在《七色花水》中的 9 篇小说中〈七色花水〉、〈暴风眼〉、〈街角〉、〈季妩〉中出现了姐妹情谊的元素。而在《跳蚤》中所收录的 5 篇，其中〈跳蚤〉、〈夏丽赫〉是有关姐妹情谊的小说，笔者将运用这些小说对“姐妹情谊”进行解读以及分析。

#### 第四节研究难题

由于疫情关系有好几个月都无法回校使用图书馆，除此之外，学校图书馆对于商晚筠方面的相关资料、研究文件有限，所以在收集资料方面花费了大量的人力、时间以及财力。在写作期间，不仅上网搜寻相关的电子书、期刊论文、学报等等之外，也尝试电邮了马华文学馆馆长许通元、博特拉大学博士庄华兴

---

<sup>13</sup> 永乐多斯：〈写作，我力求完美〉，页 3。

<sup>14</sup> 郭冰茹：〈“姐妹情谊”与新女性的自我认同〉，页 6。

老师以及吉隆坡的几家中文书店以便取得更多的所需的资料作为本论的资料以及支持论点。在收集完所需资料后，更花费大量的时间进行阅读以及消化各学者的研究成果。另外，由于商晚筠的研究资料不多，所以笔者还要学习如何对文学作品进行解读，从而做出更准确、更适合本论文所研究的课题。



## 第二章 商晚筠小说中的真实姐妹情谊

商晚筠曾在一次专访中提到,她对马来西亚父权社会体制对女性作家的压迫感到愤怒却又无可奈何。所以她在访谈中说到自己只好从女性观点来写女性主义的小说,男性倒成为次要的角色。<sup>15</sup>以至于商晚筠创作的20篇小说里头有16篇小说以女性视角出发。而其中姐妹情谊是以一种女性与女性之间相互扶持,共患难的乌托邦形式出现。是女性们聚在一起,互相抚慰,共同面对当时的社会压力以及父权制暴政的方舟。<sup>16</sup>

血缘关系是由于婚姻或是由于生育而生产的关系,简单来说就是生育与被生育之间的关系。例如说父母与子女之间的关系,又或者是兄弟姐妹之间的关系。而无血缘关系是指两人之间是没有任何血缘上的关系,例如说知己、朋友。女性认为的姐妹关系,不是科学意义上的姐妹,也不管乎年龄、肤色、信仰,而是精神上所认为的姐妹,可以成为精神支柱、可以寻求安慰与理解的“姐妹”,例如说知己、闺蜜,甚至是母女关系、婆媳关系升级将成为姐妹关系。

本章试图分成两点来进行分析,一是有血缘关系下的真实姐妹情谊,二是无血缘关系下的姐妹情谊。而内容将以《七色花水》里的“我”和姐姐以及《夏丽赫》的夏丽赫以及雅丽作为主要探讨的对象,以揭示在有无血缘关系下的真实的姐妹情谊。

---

<sup>15</sup> 杨锦郁.:《严肃的游戏》,台北:三民出版社,1994年,页147。

<sup>16</sup> 耿园:《浅析当代女性中的姐妹情谊》,天津:天津师范大学硕士论文,2012年,页2。

## 第一节血缘关系下的姐妹情谊

《七色花水》叙述了一对相依相偎的姐妹。姐姐对妹妹是无怨无悔地照顾，但是姐姐在个人感情追寻方面，却一而再再而三的被男友陈顺年所骗，导致姐姐最后人财两空，这才真正让姐姐对他死了心。而在鸡心牌中男友的肖像最后也换成了“我”和姐姐的，从此姐姐全心全意照顾妹妹，妹妹乖巧顺从姐姐。两人相互依赖相互扶持，事事为对方着想，显现出了有血缘关系下的姐妹情谊。

商晚筠在接受永乐的访问时认为，女性的关怀应该来自别的女性，因为女人能了解自己的痛苦，知道问题的症结。<sup>17</sup>在《七色花水》中的“我”是位高中生妹妹，而“我”的姐姐则是生长在传统社会里的女性。由于父母双亡，姐姐便扛起了养育妹妹的责任。在故事里姐姐的性格符合了当代的女性既柔软又勇敢，但是在面对感情方面，她单纯天真，一再的相信陈顺年的话。反观在妹妹身上，姐姐的性格则变得不一样了，她变得勇敢坚强，而妹妹则对姐姐的爱在文中虽没有特意描写但是却是可以感受到的。

在故事的开头的场景是姐妹两人为了转运，所以在每一年的浴佛节都会共浴七色花水，而七色花水在道术中是有转运添财增姻缘的效果。姐姐用海绵为妹妹擦身后，他们赤裸着身体挤于木澡盆里，在妹妹的眼里她所看到的姐姐有

---

<sup>17</sup> 永乐多斯：〈写作，我力求完美〉，页 4。

着瘦瘦的肩窝，因常年在店里导致胳膊白烈烈的，作者细致的描述着姐姐的形体特征表现突出了她的瘦小。妹妹毫无遮掩的直视，夹杂了一些复杂的感情，除了难为情之外，更多是妹妹对姐姐的怜爱。作者带着欣赏的眼光描绘女性身体，而赤裸相对也代表着姐妹之间的亲密无间。<sup>18</sup>而母亲的早世让两个女孩子在共同的生活中建立起相互依赖相互支撑的姐妹情谊，也在不断地相互认同的过程中认同自我。

当和尚没头没脑的说了“怎么会生就孤生命”时，姐姐为了妹妹毫不犹豫地向高僧购买了两百五十元的旧木澡盆。从这一点可以看出姐姐对妹妹的疼爱，为了从高僧手上购买木澡盆她每天都向高僧请求。文本里也有提到若不是高僧指明一定要是寺庙里的木澡盆，姐姐早让人去打造一个了，也再次强调了她对妹妹无怨无悔的照顾。另外，在当时的社会两百五十元可不是个小数目，是姐姐在平日吃穿上五毛一分省下来的，说明姐姐为了妹妹可以在吃穿用度方面减少支出。姐妹两人彼此朝夕相处，知心知己，这时期的情谊它所提供更多是陪伴与支持，姐妹两人相互依赖更稳彼此的精神支柱。

姐妹情谊不能只有一方在前进，妹妹也有在努力疼爱姐姐。当她在暹佛寺听见了华妇对高僧说女儿中了降头，需要一张照片来驱邪，她回到家立马打开了姐姐最钟爱的紫色绒皮首饰盒，打算把陈顺年的照片拿给高僧驱邪时才发现照片已经被换成了“我”和姐姐的。由于姐姐曾因陈顺水而跑到婆罗洲跑到婆

---

<sup>18</sup> 马峰：〈马来西亚华文女性小说的叙事话语〉，《中华女子学院学报》，珠海：中山大学，2019年10月第五期，页72。

罗洲，妹妹就认为姐姐依旧还在牵挂着陈顺水。这里可以看出妹妹想请高僧做法让姐姐忘掉陈顺年让她不再被情所困，哪知道其实姐姐的心里早已不在陈顺年身上而是在自己身上。这一点也表示出妹妹对姐姐的爱以及姐姐将全部行李放在妹妹身上。文中提到的鸡心牌代表着姐姐和陈顺年恋情，而这鸡心牌中的两张照片换成了“我”和姐姐的，表示相依相靠的姐妹情谊已经完全取代了异性间的恋爱。

姐姐靠着姐妹情谊最终摆脱了过去情感生活上的束缚，并下定决心把人生的重新放在妹妹身上，全心全意照顾她。作者运用细腻的手法描写出女性的柔弱与勇敢，感性以及理性的相互抗衡。最终，理性和勇敢的效果被无限扩大。自此姐妹情谊也成为姐姐在往后生活中最大的动力，让姐姐摒弃过往重新开始出发。从女性主义上，姐姐在这段姐妹情谊中重获新生、找到了生活下去的方向，并成功扭转了女性在以男性为故事中心下的命运。

## 第二节无血缘关系下的姐妹情谊

商晚筠创作中的姐妹情谊并非只是限制于有血缘关系的亲姐妹，女性之间的互相合作、友情之间的真心诚意也能情同手足。在《夏丽赫》这篇小说中，夏丽赫以及雅丽则展现了在无血缘关系下的姐妹情谊。在故事中夏丽赫和雅丽不仅没有任何血缘关系，他们还处在于异族的关系。夏丽赫与雅丽在杂货铺相识。后来两人深入了解后，雅丽都会定时到马来村找夏丽赫。直到夏丽赫的前夫哈山、儿子耶谷以及情人耶哈雅后续入场时，雅丽依旧站在了夏丽赫身边。

但是夏丽赫因情人耶哈雅的误解而被抛弃，最终无法承受残酷的现实让她饮弹自尽。

夏丽赫是一名巫裔，除此她也是一名离婚并拥有一名十四岁儿子的母亲。夏丽赫性格热情豪放为人豪爽，又喜爱浪漫，在镇上干着便衣女警的工作。因为她的热情好爽才让她们的友情开始了。而雅丽则是一名华裔，她做事一向只求合自己心仪，不在乎别人的看法并且叛逆性强。正因为这样的性格，让雅丽在故事里不会戴着有色眼镜对待其他种族。不管是爱情还是友情上不能只有一个人在付出，所以夏丽赫热情豪爽的个性加上雅丽不在乎别人看法的性格才展现出了异族之间也可以友好交流，称兄道弟，没有了当时社会强烈的种族问题。

庄华兴指出：“马华女作家中写异族人物者而能赋予实质存在的价值除了商晚筠之外，别无他者。”<sup>19</sup>刚开始时，雅丽的观点与父母、大嫂、华玲镇街坊对夏丽赫这个异族是存有偏见的，但雅丽在与夏丽赫互相了解后，她的观点却逐渐与主流话语相异。雅丽却因为与夏丽赫为伍而感到光荣。这说明了作为年轻知识分子的雅丽，因为文化和个人经历而开始消解传统保守观念。

激进派女权主义者凯西·莎拉·查尔德在第二次女权主义运动中提出一个重要的口号——“姐妹情谊就是力量”。在当时马来西亚传统的华人家庭里男性是大男人思想，而女性却是逆来顺受的，《夏丽赫》中的雅丽曾直白的表示：

---

<sup>19</sup> 庄华兴：〈他者？抑或“己他”？——商晚筠的异族人物小说初探〉，收录于许文荣主编：《回首八十载、走向新世纪》，新山：南方学院马华文学馆出版，2001年，页356。

“我终于体会到学位不被重视及不被承认的双重打击。屡次应征的战绩可谓全军覆没。也应了大哥先前一句话——念台大外文系有屁用，这里是什么气候吹的是什么风”<sup>20</sup>在此可以感受到雅丽在毕业回国后先后遭遇到诸多的人生不如意，这让她感到万般无奈，让她不得不深刻地反思现实，再加上家人的阴阳怪气，让她产生了压抑感。所以每个星期五是雅丽自我寻求摆脱和解放的一天，那一天她都会到马来甘榜找夏丽赫消磨，说明了雅丽和夏丽赫在相处时才可以解放自己，放松身心。

除此之外，雅丽就像夏丽赫定海神针一样，每当有什么事都会与雅丽分享。夏丽赫的前夫到马来村骚扰她时，她把真实的婚姻状况告诉了雅丽，就连她的现任耶哈雅都亲求雅丽帮忙开导精神不振的夏丽赫，从这一点就可以看出两人之间所存在的姐妹情深。在夏丽赫与前夫儿子谈判时，雅丽也以最亲近夏丽赫的身份陪伴在她身边。面对耶哈雅离开之际他也会想到了雅丽并托她把信交给夏丽赫，这也足以证明这两人的姐妹关系。姐妹情谊成为她们躲避灾难的诺亚方舟疗愈身心的避风港，在风雨飘摇中给予她们温情。

在姐妹情谊里不应出现“对立”或“无视”的态度，相反的姐妹情谊应该以正视的态度看待群体之间与个体之间文化上差异，尊重和了解彼此并加强彼此之间的友好交流与沟通。在面对感情上，夏丽赫也会与雅丽一起分享一起讨论有关她的前夫以及耶哈雅的事。在文化上，雅丽会学着夏丽赫用手捉饭；穿上她的沙笼。相反的，在马来文化中巫族是不可以喝酒的，而夏丽赫学会了

---

<sup>20</sup> 商晚筠，许通元编：《跳蚤》，新山：南方学院马华文学馆出版，2003年，页128。

华人文化里的“借酒消愁”，当她在面对前夫的出现时躲到了雅丽家喝酒抽烟，一度精神不振颓废起来。他并不会反感或是鄙视对方的文化，反而会入乡随俗，学习对方的文化。

在姐妹情谊中女性会借助姐妹情谊，让脱离旧家庭的女性找到了互相协作、彼此支撑的精神共同体。夏丽赫因不肯签署离婚协议，而遭到哈山的折磨，在她的牛奶里下了催情药，并当着孩子的面行了不雅之事。离婚后的夏丽赫脱离了哈山男权控制的旧家庭后找到了可以互相慰藉、可以作为精神托付的雅丽。虽然他们的生活文化有所不同，但是这并不会造成他们之间的交流有任何问题。她们分享共同的爱好，虽然有差异但是彼此互相欣赏。当情人离夏丽赫而去时她也会以理性的角度与她说明试图让夏丽赫追回因误解而离开的耶哈雅。

女人在经历过家庭、婚姻生活后再次回到少女时代的环境中时，建立的友谊不再是不自觉的了，而是发现真实自我的土壤。<sup>21</sup>女性主义里的姐妹情谊，不仅履行了普通友谊所需要承担的责任，女性还替代了来自异性的感情。姐妹情谊是她们受到外界苦难后疗伤的场所、是愈合伤口的良药，成了她们生活中唯一可以寄托、发泄的场所。并且面对伤害的时候，诉苦无门，她们只能求助于姐妹，期盼着姐妹相聚，守望相助。<sup>22</sup>从《七色花水》和《夏丽赫》这两篇故事中，无论是否有无血缘关系女性与女性之间可以相互欣赏、尊重并认可彼此友好地建立姐妹情谊。

---

<sup>21</sup> 张昭：《论新时期女性小说中的姐妹情谊书写》，昆明：云南大学硕士研究生论文，2019年，页19。

<sup>22</sup> 耿园：《浅析当代女性中的姐妹情谊》，页1。

### 第三章 商晚筠小说中虚假面具下的姐妹情谊

凡事都有双面，有了真实的姐妹情谊那必然就会出现虚假的姐妹情谊。通过第二章了解到了真实的姐妹情谊，可以进一步帮助我们了解虚假面具下的姐妹情谊。虚假面具下的姐妹情谊可以分为两种，一种为主动戴上虚假的面具，第二被迫戴上虚假的面具。姐妹情谊主要以相互扶持，患难与共的女性乌托邦形式出现，是女性们聚在一起，反抗男权压力与暴政的方舟。<sup>23</sup>而在当时的父权主义一下，女性因恐惧于父权的压迫所以导致了两种走向，第一女性主动成为加害者，第二是因害怕所以加害，不论是主动成为或被迫都成为最终都会沦为父权主义下压迫的帮凶。

本章则会以《木板屋里的印度人》里的大女儿玛米娜以及小女儿密娜姬以及《未亡人》中的的婆婆与媳妇美娘作为讨论对象，揭示出虚假面具下的姐妹情谊。而本章内容依旧试图分成两点来进行分析，一是有血缘关系下的虚假姐妹情谊，二是无血缘关系下的虚假姐妹情谊。

---

<sup>23</sup> 耿园：《浅析当代女性中的姐妹情谊》，页2。



## 第一节 血缘关系下的虚假姐妹情谊

《木板屋里的印度人》主要探讨的人物是玛米娜以及密娜姬。这两人在小说中是对姐妹，但两人的关系却比陌生人还陌生。他们两姐妹是跟随父母一起搬到镇上开了一间理发店，后来镇上来了一个野战队军官沙里耶，他首先先相中了大女儿玛米娜，但是后来密娜姬主动勾引被沙里耶导致密娜姬被骗婚怀孕。理发师一家最后因种种原因而离开了当地。最后作者以开放式的结局作为故事的结尾，让人自行揣想。

故事中大女儿玛米娜个性文静，长着一张端庄秀气的脸蛋，就连“我”的母亲也堪称古典印度美人。玛米娜属于那种很保守的正经女孩子家，她除了在晚饭时在木板屋外长板凳上陪着聊别人的鸡毛蒜皮事外，通常她都躲在木板屋后头。她虽然长得好，但是却不注重自己的外在穿着以及穿着卫生。而小女儿密娜姬与姐姐完全是另一种模样。密娜姬则不想姐姐文静，相反的密娜姬则是“放纵的野性使她看起来成熟”像头桀骜不驯的马，老爱到处溜达、又喜欢参与骂架以及嚼舌耳根。密娜姬的穿着则是和她的性格一样，穿着传统的印度服饰，“胸前两个躲在短上衣里没着奶罩的大奶儿条鼓鼓的”。

密娜姬为了把自己嫁出去，她主动勾搭军官沙里耶。她不停与沙里耶有眼神上和肢体上的接触，使用女性的身上的特点不停地摆弄风骚，吸引沙里耶。相反的，玛米娜面对沙里耶的行为则大为不同。在初见沙里耶时玛米娜就对他示以冷眼并理会，买了东西便低头走了。在晚饭期间，沙里耶因与理发师一家

攀缘则坐到了一起吃饭，当时玛米娜则安静的像个装饰的泥娃面无表情地硬被摆在他们之间，而密娜姬面对这样的大好机会可一点也不会放过，一会儿用叉子夹了一片羊肉给沙里耶，一会儿又给他斟满一杯子的白啤。

当密娜姬和沙耶里“跑路”时，玛米娜对于这件事也存着不冷不热、满不在乎的态度，既没有表现出惊讶，也没有做出任何表示。另外在他母亲抱怨此事时玛米娜虽然有上前劝阻，但这样的劝阻效果并不明显。除此之外，在“我”的母亲询问玛米娜关于密娜姬是不是要嫁给沙里耶的时候，她也只是耸耸肩叫“我”母亲自己询问密娜姬她本人，因为她表示她对这事不太清楚。从这一点上可以显示出玛米娜对于这个妹妹是处于不闻不问的情况，她既不了解关于妹妹的事情，也对她的现况显得毫无兴趣。从这一点就可以看出玛米娜对这个妹妹并没有任何情感，姐妹情谊的依赖性并没有出现在这对姐妹的感情里。

密娜姬被沙里耶诱骗，而害人者则逍遥法外，更多的社会压力和责难对准了受害者，致使受害者在肉体和精神上遭受双重摧残。<sup>24</sup>这证实了妹妹在面对沙里耶的抛弃、父母嫌弃、周围人看热闹时，姐姐并没有上前安慰，而是让她挺着大肚子在空地上自生自灭。这时作者刻意地让玛米娜“消失”在小说的半部，但是却又让她隐性的“存在”，从中凸显出这对姐妹身上虚假的姐妹情谊的。在女性主义的姐妹情谊里，女性面对父权社会的压迫下应该互相扶持、互相帮助，但是商晚筠笔下的玛米娜和密娜姬这对姐妹表现出来的态度不是同舟共济，而是同舟共“挤”的。

---

<sup>24</sup> 黄熔：〈特殊地缘景致的女性哀曲——商晚筠的创作主题研究〉，发表于《世界华文文学论坛》，南京：江苏社会科学院，2010年第一期，页26。

商晚筠的女性角色们似乎都有以挤掉另一位女人来巩固或是支撑自己在父权制规范下的社会地位的意识形态。例如密娜姬面对情敌时，她不断用手推搡着情敌，把她推的跌跌撞撞，这时的她为了稳固自己在男权下的地位，她以加害者的身份毫不犹豫地站向了沙里耶，与他一同压制其他女性。在这里作者的描绘体现了当时社会女性之间严重缺乏了互相帮助的精神。她们置身在一个边缘化的处境，性别政治资源本来就有限，当依附着的父权秩序面临挑战时，她们便以暴力发泄心中的怨愤。<sup>25</sup>

除此之外，在当时的父权文化下，玛米娜为了一己之利，为了巩固自己在父权社会中的身份地位，并恐惧于父权的暴力下而抛弃了与密娜姬的姐妹关系。女人们会为了利益而不择手段地排挤压制其他女人，更何况这种虚假的姐妹情谊。除此之外，密娜姬出嫁当日惨遭沙里耶抛弃，最后独自承受未婚先孕的苦楚，玛米娜都不曾在故事中出现，以至于玛米娜成为这场姐妹情谊中父权社会压制女性的帮凶之一。

《木板屋里的印度人》中这对有血缘关系的姐妹就像陌生人一样，没有给予对让一点善意。最后妹妹怀孕发烧时都是她大晚上独自一人到杂货铺购买，无人陪同。面对这样的情况女性和女性之间应该相互安慰、鼓励和尊重，才能让她们重拾对自我的认同，让她们有活下去的希望。依靠姐妹情谊关系的确立

---

<sup>25</sup> 萧裕泉：〈商晚筠作品的女性主义〉  
<http://www.fgu.edu.tw/wclrc/drafts/Singapore/xiao/xiao-02.html>。

而学会了独立自爱以及对他人的爱，从而获得精神上的新生，重新建构起一个强大的新的自我。<sup>26</sup>这才是姐妹情谊该有的样子。

## 第二节 无血缘关系下的虚假姐妹情谊

《未亡人》主要探讨的人物是美娘的婆婆以及儿媳美娘。文中丈夫安生死于一场车祸，新寡妇美娘与亡夫并无子嗣，而无子嗣的真正原因主要是因为医学报告曾表明老公安生无法生育，但美娘对于这件事并不知情，所以当时的她为了回报亡夫的爱决定为其守寡。在表面上婆媳是以友好态度相处、相互关心，但背地里婆婆姑姑却在一方面将不育责任往儿媳身上推，在另一方面却又对她守寡的恒心、目的与动机产生了质疑，而后又对她追问起家庭收入。那是的美娘已经意识到了传统的束缚但很可惜的是无力反抗。故事中的婆婆曾经受到传统父权的伤害，并成为了父权主义的执行者以及延续着；而美娘拥有着独立思考以及认知的角色，但是面对传统束缚的他却没有反抗能力，持续受到婆婆的加害。

婆媳关系不是一种自然血亲关系，婆婆和儿媳之间没有血缘关系，因此二者的关系并非自然关系，与母亲和亲生女儿的关系之间有着本质的差异。<sup>27</sup>葛宇宁也提出婆媳之间可以分为几大类型，其中之一即亲人型。所以也说明婆婆和

---

<sup>26</sup> 张萌：《贝尔·胡克斯的黑人女性主义文学思想研究》，重庆：重庆师范大学硕士论文，2016年，页37。

<sup>27</sup> 葛宇宁：〈从理论视角谈现代婆媳关系〉，焦作：河南理工大学，2016年12月，页422。

儿媳其实也可以相互成为“姐妹”，在各自的家庭中互相帮助互相慰藉。在安生去世后七天美娘无意间发现了亡夫的报告书，发现丈夫为了留下她而没有告知美娘不育之症，美娘也因此成为李家的未亡人，这也导致她在头七当晚睡不着，到厨房时碰见了婆婆。美娘在和婆婆沟通聊天时，婆婆都会以友好平和的语气告知她缘由，并会反问她“你也睡不着？”<sup>28</sup>以示对她的关心。换另一个角度看，两人的失眠都是因为安生的缘故，婆媳两人因安生而互相关心慰问。而后当美娘因碰见老鼠而喊了一声的时候，婆婆也会急忙地询问道“美娘，什么事呀？”<sup>29</sup>这也可以看出婆婆对美娘的关心。

但是在婆婆这些虚伪的友好的关心下其实真正的目的是为了试探美娘，让美娘为李家、为她死去的儿子当未亡人，让她一辈子侍奉着婆婆不得另嫁、不得离开李家。婆婆“欲探测出她内心的矛盾话里头的破绽”<sup>30</sup>便假惺惺的询问美娘关心她的意愿时，就可以明显感受到婆婆已撕下那姐妹情谊的面具，成为传统父权的加害者，企图让美娘屈服。

面对受到传统父权侵害的婆婆，她一方面没有以过来人的身份替美娘着想，另一方面也没有传授自己的经验给美娘，相反的却在生活上处处为难媳妇、处处刁难媳妇，在儿媳面前不断表示自己在离家做媳妇那段光景。作者在采访中曾提到女性与女性之间应该同舟共济，而不是同舟共“挤”的，但是在《未亡

---

<sup>28</sup> 商晚筠：《痴女阿莲》〈未亡人〉，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77年，页162。

<sup>29</sup> 商晚筠：《痴女阿莲》〈未亡人〉，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77年，页162。

<sup>30</sup> 商晚筠：《痴女阿莲》〈未亡人〉，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77年，页165。

人》中婆婆不仅没有和儿媳像姐妹一样友好相处，在丈夫车祸去世后，美娘决定以守寡来回报安生在生前对她的爱，但是婆婆却一而再再而三的对美娘问话试图套出她内心的想法，逼迫她遵守守护活寡的承诺。

从这个角度看，传统思想已扎根于婆婆个人潜意识里并让她强化甚至再造传统的社会道德，把原本是个人的可选性变成了愧对于亡夫的必然性，甚至对这样的传统感到骄傲，作者也通过这样的叙述方式凸显出传统文化对女性的伤害，婆媳之间虚假的姐妹情谊在传统文化下为了生存而打压媳妇。如人所论，“商晚筠藉由这些人物的塑造，隐约表达中国传统对女性的扭曲，以致女性沦为第二性，靠着一些积非成是的残陋观念苟延下去。”<sup>31</sup> 姐妹情谊中的女性们，虽然已经意识到或亲身经历到女性因为第二性身份遭受到的肉体的痛苦与精神的压迫，但却缺乏改变自身弱势地位的能力与方法，只能在女性聚合体内部凭借相同的遭遇，寻求安慰与理解。<sup>32</sup>

文中也曾提出“婆，逢这时刻，我们最需要的是对方的鼓励，精神上的支持。我晓得您此刻心情不好，其实我这些天心情也不好。”<sup>33</sup> 面对安生的离开，婆媳两人应该要相互帮助走出这一段伤痛，但是婆婆却在这个时候逼迫媳妇坚守守寡承诺。在面对无子嗣的情况下，婆婆等人将不育的责任推到了美娘身上，并对她不抱有女性之间的信任。对此美娘在发现亡夫不育的检查报告后，因为

---

<sup>31</sup> 艾维学术：〈马来西亚作家商晚筠小说中的本土中国性〉，2018年8月9日，<http://www.antve.com/xueshufanwen/wenxuelunwen/wenxuelilun/2018/0809/13791.html>。

<sup>32</sup> 耿园：《浅析当代女性中的姐妹情谊》，页2。

<sup>33</sup> 商晚筠：《痴女阿莲》〈未亡人〉，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77年，页197。

爱而没有向长辈全盘托出。已成为寡妇多年的婆婆也无任何安慰，反而凸显出老一辈人对繁衍子嗣的执着，导致婆媳间的姐妹情谊逐渐恶化。

除此之外，在面对葬礼欠款以及日后生活的金钱问题，媳妇表示可以在早上卖椰浆饭、椰浆甜糕；下午可以收学校先生们的脏衣服洗；晚上可以卖鱼头粥、福建面，但是在此之前婆婆甚至怀疑美娘是否把儿子的储蓄都藏了起来。面对这样的情况，婆婆已在这段姐妹情谊中转变成为加害者，让美娘不得不屈服于传统社会的伦理。长期处在男权社会下的女性都无意识的对男权产生了恐惧感并成为了男权的传播者，文中婆婆成为了施害者，按照逻辑男性离开后，女性之间应该变得更团结，可实际上变得更凄凉了。

在当时的父权社会中，女性成为了男性的附属品，在异性婚恋中处于弱者的角色，并且随时会成为男性的牺牲品。就像《未亡人》中刚成为寡妇的美娘除了面对男权社会中“夫死守寡”的观念外，本已守寡多年的婆婆也逼迫着她成为“殉葬品”。于是，女性会主动地强烈地希望集合大众姐妹的力量，建造一个只属于女性的乌托邦，可以让女性共同宣泄，共同躲避自己命运中发生的“悲剧”。但是在商晚筠的笔下，传统的“夫死从子”的观念被极端化，封建伦理道德观念成为了已婚妇女的束缚，期间也没有任何姐妹相互关怀，最终让她们走向陌路。

## 第四章 超越姐妹情谊的关系

姐妹情谊是一种友谊，但有时它又超乎普遍意义上的友谊，演化成为介于友情与恋情的感情。<sup>34</sup>而超越姐妹情谊即是同志书写。商晚筠的创作中除了女性主义、姐妹情谊外还包括了同志书写。作者在书写女性命运的作品时大体会有两套笔法，第一种是以细腻地文笔书写着女性与女性之间互相帮助互相关怀的姐妹情谊；第二种是类似于同性恋的情感书写女性人物之间的精神性依赖。当同志书写还没成为那时候的书写风气时，商晚筠便已经开始触及到这个题材了，并对其进行创作。

作者的《街角》与《跳蚤》中女性与女性间相互依赖、真挚的感情都超越了友情的界限，上升到爱的高度。本章试图分成两点来进行分析，一是有单纯的超越姐妹情谊以及不单纯的超越姐妹情谊。而内容将以《街角》里的“我”和任沁龄以及《跳蚤》的荣世宁以及公孙展双作为主要探讨的对象，以探讨商晚筠笔下超越姐妹情谊的单纯性。

### 第一节 单纯的超越姐妹情谊关系

《街角》是商晚筠的二篇女同志文，此篇相较普通的“女女”恋情是一篇较为复杂的“女女女”之间的爱恨交织。文中主要描写了席离、任沁龄和纪如莊

---

<sup>34</sup> 张绍：〈论新时期女性小说中的姐妹情谊书写〉，页 10。



这三个女同性恋者之间的三角情谊展开。小说是以“我”（席离）作为叙事者，席离从游欧归来后，为了打发在生活上的孤寂与苦闷而误闯了任沁龄和纪如莊这一对女同性恋的生活圈子，从而引发了一段没有结果的三角恋。虽然文中没有明确说明三位女主角任何的性爱关系，但作者却运用了细腻以及含蓄的文笔透露出他们之间的性取向。最明显的是作者借用了《街角》中的女同性恋者任沁龄的口说出：“我也晓得对象错了，但是我不管，错得开心，碍了谁嘛！”<sup>35</sup>含蓄的回应大家，并将同性爱展现到了读者面前。

文中席离的好友齐齐也曾说“你一句冬眠很久了，应该想办法活动活动，我是关心你，你玩兴一来，硬是托好几个月坐禅不动，人家怀胎十月坐月子一个月，你是怀胎一个月坐月子十个月，这不是我要说！”<sup>36</sup>可以显示出席离的性格较为闷骚安静。而任沁龄在文中的种种举动表示了她性格则较为外向。性格的差异也导致席离在面对任沁龄的自来熟、热情以及细心，席离对她这样的温柔不堪一击进而对她产生感情。

在《街角》中，席离为了摆脱苦闷每天早早就到雅癖阁去，从而渐渐喜欢上了任沁龄。文中提到面对席离突然的闯入，任沁龄为了让她自在一些，会主动把手搭在她的膝盖向她介绍屋内其他人。此外席离到店里的第一天就被任沁龄留宿了，并且任沁龄会在夜里给席离盖被。性格冷淡的席离对性格热情细心的任沁龄擦出了爱情的火花。但是席离对任沁龄的感情止步于女性之间心理上

---

<sup>35</sup> 商晚筠著：《七色花水》〈街角〉，台北：远流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91年，页92。

<sup>36</sup> 商晚筠著：《七色花水》〈街角〉，台北：远流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91年，页84。

的互相依赖，但是在肢体上并没有深入的接触。直到后来席离察觉到自己对任沁龄的感情越来越浓时，她为了控制自己不插足纪如莊以及任沁龄之间的感情而狠下了心地选择了离开。

席离旅游欧洲期间迷恋上贴在废弃教堂墙上的舞台剧〈魂断威尼斯〉宣传海报里的西西男，为故事中心埋下了伏笔。在〈魂断威尼斯〉中，中年作家阿森巴赫因面临创作瓶颈进而到威尼斯旅游。在旅游途中迷恋上一位十四岁美少年。阿森巴赫原以为自己能够透过艺术的升华来压抑自己并转化自己对同志恋情感，越陷越深最终还死在了威尼斯。相反的，席离为了自己对任沁龄的爱恋选择了逃避和自我放逐。

在《街角》故事中作者充分体现了无论是异性恋或是同性恋，他们在爱情上所饰演的角色往往没有任何差别。所以在文中会出现一些超越姐妹情谊的行为，如文中另一位女同性恋者纪如莊虽然每天必到但是却不会留宿，所以任沁龄会放下一切陪她，表示出任沁龄对纪如莊的爱恋之情。在纪如莊和任沁龄的感情之间也会出现异性恋中的背叛者以及受害者。此外，席离也会为了吸引任沁龄的关注、赢得任沁龄的信服，会分享一些动听的经历故事包装自己，取代任沁龄对纪如莊所持有的倾慕神态。但是任沁龄种种的关怀和体贴以及对纪如莊的感情，最后却成为了席离一再逃避且不敢触碰的感情催化剂。

邦妮·齐默曼也表示女同性恋的一种定义是女同性恋描述了一种关系，这是一种两个女人之间保持强烈的情感和恋爱关系，其中可能或多或少有性关系，或无性关系。共同的爱好是两个女性花大部分时间生活在一起，并共分享生活的大部分内容。<sup>37</sup>就像席离和任沁龄“在窗下墙落铺了一张小方块麻毯。沏了一壶三印水仙，任就抱着一只大枕头，俯卧窗下地板上。我们已经很习惯这样一坐一卧攀谈到清晨。”<sup>38</sup>他们共同分享各自的经历，进一步了解彼此，但却没有身体上的接触。通过以上分析可以了解到超越姐妹情谊中的关系可以无性关系无关，仅仅是简单的爱恋关系。

## 第二节 隐秘的超越姐妹情谊关系

《跳蚤》是商晚筠在病逝前准备参加台湾中国时报百万长篇小说奖的遗作之一。她在病发前还不断在修改这篇小说。作者在文中尝试以艾滋病作为题材，并运用“跳蚤”作为传播意象、途径。而陈鹏翔的论文中也证实了〈跳蚤〉是一篇同性恋小说。〈跳蚤〉原计划为 46 段，但非常可惜的是作家只完成了 23 段。故事开头描绘了“我”（荣世宁）与公孙展双的认识过程、到欧洲旅游的情景以及在面对已逝的公孙展双时荣世宁的状态。

商晚筠的后期女性人物已经是新女性了。〈跳蚤〉里的公孙展双和荣世宁，既拥有高学历、生活中讲究品味，又注重保持精神独立自由、充分追逐快乐。

---

<sup>37</sup> Bonnie Zimmerman, "What has never been", Elaine Showalter (ed.), *The New Feminist Criticism: Essays on Women Literature and Theory* (New York: Pantheon, 1985), pp. 206.

<sup>38</sup> 商晚筠著：《七色花水》〈街角〉，台北：远流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91 年，页 84。

除此，作者笔下的两人在心理上以及经济上也不需要依赖男人，并且自我意识、性别意识和个人意识都已觉醒。但是当时的父权意识已经深深扎入人没得意识里，导致性别的刻板印象不可避免的与传统思想产生了冲突。除此之外，商晚筠通过跳蚤的媒介，从异性恋过渡到女同志身上除了讽刺对抗异性恋的霸权，更控诉艾滋病的起因，并非源自于女同志本身，而是经复杂的历程，尤其是源自异性恋圈子。<sup>39</sup>

在西方文化中，一种观点认为女同性恋“必须有欲望，并且至少有具体表现……”<sup>40</sup>在第14章里提到弗莱德烈在借出住所给两人时曾强调说“**他的大床，No guys please**”<sup>41</sup>暗喻他不希望他的住处出现与其他男性发生性关系的状况。与此同时，商晚筠也暗喻了两个女人的关系其实都不需要男人，况且弗莱德烈似乎没有限制在他砖屋上演女同关系。<sup>42</sup>这隐喻了两人之间发生了超越姐妹情谊的关系。两人一同到欧洲旅游显示出同性恋爱关系基础上的情感互动以及身体层面上的接触。

两人的爱恋关系只能在国外短暂的发展，因为回国后他们的关系将无从发展。由于社会伦理对“人”本身的角色要求和限定，同性恋者不可避免地遭受家庭和社会的放逐，但其内心仍然渴望得到群体的认同，以致在漂荡中一直找

---

<sup>39</sup> 许通元：〈为跳蚤患处搔痒—解开商晚筠跳蚤意象与死亡密码〉，《南方学院学报》，新山：南方学院马华文学馆出版，2003年，页111。

<sup>40</sup> 张岩冰：《女权主义文论》，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1998年，页221。

<sup>41</sup> 商晚筠著，许通元编：《跳蚤》，新山：南方学院马华文学馆出版，2003年，页19。

<sup>42</sup> 许通元：〈为跳蚤患处搔痒—解开商晚筠跳蚤意象与死亡密码〉，页117。

寻另一个可以归依的家园。<sup>43</sup>文中22章提到世宁询问展双父母其去向时，被展双妈妈警告，并表示“展双是个正常健康的女孩子，她有大把人追求她，她以后还要嫁人。”<sup>44</sup>

无论选择忘年恋、婚外恋亦或是同性恋，在某种意义上她们都是缺少安全感、缺爱的人。她们离经叛道行为注定要遭到“家”的放逐而成为“家”的弃儿。然而她们依然最渴望家庭的群体，被“家”放逐让她们倍感家的温暖，懂得家的可贵。<sup>45</sup>《跳蚤》里公孙展双死亡后导致荣世宁进入了孤寂状态，由于最爱的人已经离开，没有可称为家的地方了，荣世宁将自己封锁于孤寂的房内拒绝权利与社会，也拒绝任何一种柔和温情的闯入自己的心灵或房间，否则都会使荣世宁产生紧张感。

超越姐妹情谊的关系是同性与同性之间产生的爱恋关系。文中提到展双在患上艾滋病时不敢告诉父母病情，并且曾经一度抗拒了身边最亲近的世荣。后来世荣的死缠烂打、纠缠不休才得以留在展双身边，甚至要求世荣在他死后保守这个秘密。而这个秘密一度让世荣陷入危险中，如展双父母认为世荣害死了展双并打算报警处理。世荣对展双的爱除了出现在身心外，甚至已经深入骨髓，愿意为她背负患病的秘密、被她父母认为是杀人凶手等。由此可见世宁对展双的感情已经超越了姐妹情谊甚至是恋人。

---

<sup>43</sup> 刘锦兰：《中国当代小说中的同性恋书写》，长沙：湖南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9年，页5。

<sup>44</sup> 商晚筠著，许通元编：《跳蚤》，新山：南方学院马华文学馆出版，2003年，页36。

<sup>45</sup> 刘征：《马来西亚华文女性小说的创作特征》，《学术界》，西安：陕西师范大学，2015年第二期，页190。

## 第五章 结语

商晚筠是个情感丰富内心细致的作家，她善于利用这些感情观察身边的事物、默察于心，并将这些感悟以文字描绘出来，运用文字表达着马来西亚当时的情况以及女性当时的处境。在马来西亚北部传统的华族、印族、巫族父权制价值阶序中，女性是为维护男性中心地位而承受边缘失语的处境的一个符号，在当时社会女性成为一种缺席和缄默的“存在”。商晚筠在描写当时社会的所见所闻时对这类语境各族旧式妇女形象进行精细地塑造，作者回眸历史的聚焦点，揭开了马来西亚历史岁月中的一页，写尽了在传统压迫下世代重演的华、印、巫各族女性的悲剧。

李子云有关“不服软的、不认输的顽强性格”、“都不甘于任人摆弄得命运”、“决不苟且，决不委曲求全”的描述，明确指出商晚筠的女性人物绝不向父权低头的特质。<sup>46</sup>面对这样的性格设定，女性在面对伤害时只能与女性分担，这也使他们互相信任互相依赖促成了姐妹情谊。这另一方面也证实了商晚筠把心里最温柔最柔软的一面留给了姐妹，只把温柔的一面展现在了姐妹情谊。姊妹之间往往个性不同种族不同，但是依旧起到了互补作用，能够相互理解，是彼此生活的启发者和铭记者。

---

<sup>46</sup> 李子云：〈从《七色花水》到《春秋流转》——从商晚筠到李忆著〉，论文和研究：五彩论坛，1996年，11期，页50。

但是有时候小说中的女性，为了追求自身理想和人生价值而不懈努力，但她们在获得自我实现的机会的同时，可能失去甜蜜的爱情，失去温馨的家庭，或被迫以调侃、嘲讽或报复的方式来争得与男性同等的生活地位。<sup>47</sup>从而成为了女性对女性的加害者导致了情谊破裂。

作者这样的一种描写直白的想要给读者传达一个重要的讯息，那就是姐妹情谊的动容之处就是女性之间在面对各种重大的家庭压力、社会压力时能够彼此相扶相持，互相依偎。让女性明白她们在这段关系中可以发泄自己的不满与痛苦，发现最真实的自己并开拓新的自我。在与异性的相比下，女性与女性间的这份感情，堪比女性与异性之间的爱更为牢固，最后极有机会成为女性新的精神堡垒。

前期商晚筠的作品对女性同性间相互爱恋的书写整体上来看都比较浅显，多停留在女性、社会方面又或者是只停留在心理和精神层面，即便对身体描写有所触及也只是较为轻微的触碰而未涉及到性的层面。而后期的作品特别是《跳蚤》就开始了大胆的书写方式。超越姐妹情谊的关系就是人们常说的女同性恋。女性与女性之间的情谊超越了姐妹关系到达了女性之间相互的爱，形成了一个女性的同盟。并且在同盟中继续着对彼此的爱恋以及关心。

---

<sup>47</sup> 耿园：《浅析当代女性中的姐妹情谊》，页 19。

姐妹情谊是女性在成长过程中一段很美好的时光，并且姐妹情谊会随着时代的发展、进步、变化而不断产生出新的表现方式。希望随着时代的蓬勃发展，这个社会风气可以逐渐开明化，女性经济、社会地位的提高，让女性拥有更多的自由以及选择权。



## 参考书目

### A. 文学作品集（文本）

1. 商晚筠：《痴女阿莲》，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77年。
2. 商晚筠：《七色花水》，台北：远流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91年。
3. 商晚筠著，许通元编：《跳蚤》，新山：南方学院马华文学馆出版，2003年。

### B. 中文专书

4. 杨锦郁：《严肃的游戏》，台北：三民出版社，1994年。
5. 张岩冰：《女权主义文论》，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1998年。

### C. 外文专书/译著

6. Bonnie Zimmerman, "What has never been", Elaine Showalter (ed.), *The New Feminist Criticism: Essays on Women Literature and Theory* (New York: Pantheon, 1985).
7. 【美】贝尔胡克斯著，晓征平林译：《女权主义理论：从边缘到中心》，江苏人民出版社，2001年。
8. 【美】艾德里安娜·里奇，胡敏等译〈强迫的异性爱和女同性恋的存在〉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1989年。

### D. 学位论文

9. 耿园：《浅析当代女性中的姐妹情谊》，天津：天津师范大学硕士论文，2012年3月。
10. 张昭：《论新时期女性小说中的姐妹情谊书写》，昆明：云南大学硕士研究生论文，2019年。

11. 刘锦兰：《中国当代小说中的同性恋书写》，长沙：湖南师范大学硕士论文，2019年。
12. 张萌：《贝尔·胡克斯的黑人女性主义文学思想研究》，重庆：重庆师范大学硕士论文，2016年。

#### E. 期刊论文

13. 李子云：〈从《七色花水》到《春秋流转》——从商晚筠到李忆著〉，《论文和研究：五彩论坛》，1996年，11期，页50-52。
14. 郭冰茹：〈“姐妹情谊”与新女性的自我认同〉，《职大学报》，广州：中山大学，2020年2月11日，页1-7。
15. 马峰：〈马来西亚华文女性小说的叙事话语〉，《中华女子学院学报》，珠海：中山大学，2019年10月第五期，页72-77。
16. 许通元：〈为跳蚤患处搔痒—解开商晚筠跳蚤意象与死亡密码〉，《南方学院学报》新山：南方学院马华文学馆出版，2007年第三期，页107-119。
17. 刘征：〈马来西亚华文女性小说的创作特征〉，《学术界》，西安：陕西师范大学，2015年第二期，页187-192。
18. 葛宇宁：〈从理论视角谈现代婆媳关系〉，《河南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焦作：河南理工大学，2016年12月第四期，页421-426。

#### F. 报刊文章

19. 许通元整理：〈商晚筠（1952-1995）简介〉，见《南洋商报·南洋文艺》，2000年9月5日。
20. 黄梅雨：〈商晚筠的笔名〉，《南洋商报·南洋文艺》，1995年6月27日。
21. 永乐多斯：〈写作，我力求完美〉，《星洲日报·文艺春秋》，1995年6月27日以及7月1日。

## G. 研讨会论文

22. 庄华兴：〈他者？抑或“己他”？——商晚筠的异族人物小说初探〉，收录于许文荣主编《回首八十载、走向新世纪》，新山：南方学院马华文学馆出版，2001年。
23. 黄熔：〈特殊地缘景致的女性哀曲——商晚筠的创作主题研究〉，《世界华文文学论坛》，南京：江苏社会科学院，2010年第一期，页24-27。

## H. 网站

24. 萧裕泉：〈商晚筠作品的女性主义〉：

<http://www.fgu.edu.tw/wclrc/drafts/Singapore/xiao/xiao-02.htm>。

（2021年5月23日）

25. 艾维学术：〈马来西亚作家商晚筠小说中的本土中国性〉，2018年8月9

日

<http://www.antve.com/xueshufanwen/wenxuelunwen/wenxuelilun/2018/0809/13791.html>。

（2021年7月23日）